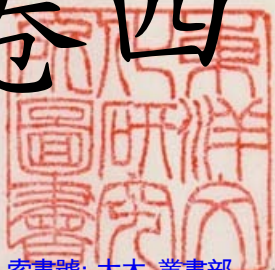


卷四



書名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撰者 清 姚鼐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道家-莊子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 53
 編號 C6680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680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

5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莊子章義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五章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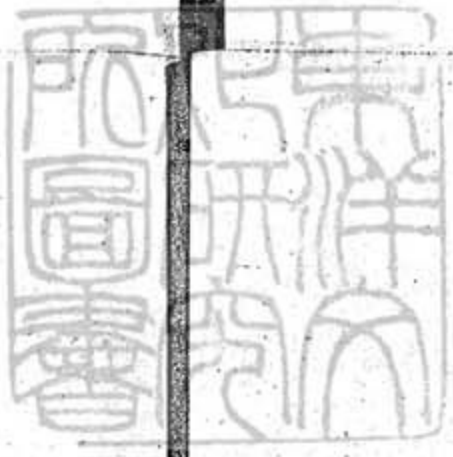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者一呼吸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

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劉辰翁云其視下也謂天也已與造物爲人而





莊子章義卷四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二十一章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
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
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

人戶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於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鱸爲之制步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



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
得今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越勉聞
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
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
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
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
人皆來之眾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
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

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
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
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
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
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
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鞵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鞵者
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鞵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
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其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

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已此也不見其誠則皆妄心耳如此而發固無當處若能入矣而不能久居反更易爲失是知及而仁不能守也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兵莫憐於志鏖錙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向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



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有生賦也

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臚者之有臚胫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蝟與學鳩同於同也踈市人之足則辭以啟驚兄則以媪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語移是辭

猶言祇是言人雜然曰所是祇在此非吾所謂是也然亦未嘗非是皆道之一體其微末者如牲之臚胫如室之偃而今之人據以爲是故祇是今之人所見何以異於蝟鷺哉此章義略如齊物論諸家解不勝其糾纏

莊子 齊物論 卷四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此段盡戒定慧之義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偃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

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此章乃天下篇以天

人列聖人君子之上義也全人惡知所謂天乎惡知人之異於天乎况妄以己意分別天人乎則陽篇聖人未始有天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介者搯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

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于無爲
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
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十八章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
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
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
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



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
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
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
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
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
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用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
鼯之逕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
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
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
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
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
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



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
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
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
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
哉形固造形戒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
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
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

莊子章義卷四
九
若勿已矣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太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詔屢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也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太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太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

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日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

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賈生服鳥意本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寸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鉗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鼎意鉗鍾上求字衍

閻者上躄字衍按此設譬自是三事

大容宋元音門之谷司石曰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諱字

從李氏本改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

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

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
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
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
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
之悲者其後而曰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待喙三尺而後言是

不言也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

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
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
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
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
九方歆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
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
於是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
祥子綦曰歆女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
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
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
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
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
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
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
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
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
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
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



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閒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

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覆言古之真人以美之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莘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是者源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盡有天循句有照冥句有樞始句有彼則句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句頡滑有實句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

是已奚惑然為句以不惑解惑句復於不惑句是尚大

不惑也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微也天循為體故有樞始照冥為用故有彼則言因

彼為則無常則也此非必聖人也人盡有之特知解者少耳而又不可以知解求也故問者難而又不可不問

此理真實不虛蓋不問而終身惑乎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十五章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

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搨鼈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

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



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

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

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

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矣當作娛其於人也

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

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

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

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優長之優說文本作

憂在久部心部之惠乃患意也莊子言人恃優乎知而知之用無幾待其止竭未有不自困耳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己人之好

之亦無己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

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

緝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緝乎同此解言舊都雖入於芒昧者十九所見才十一耳已自暢然况見



聞真切者乎以譬電光石火所照尚有須臾自通處况了見本性者乎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句師

天與物皆殉句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

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

之備而不涇其合之也若之何師天而不得言以意解所至為師天者也此與

殉物者司為殉耳曷足貴乎聖人之師天則未始知有天也是以與天合也

湯得其司御句門尹登恆為之傳之句從師而不圍句

得其隨成句為之司其名之名句羸法得其兩見句仲

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句此章之意謂知過於師乃堪傳法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除日無歲者積少以爲多也無內無外者積微
以成著也此古之格
言非寓言重言之類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
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
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
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惡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
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
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

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
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
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
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
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
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快而已矣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句遜其天句離其性句滅其情句亡其神句以眾為故句鹵莽其性者句欲惡之孽為性句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句尋擢吾性句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四句謂滅裂也以嗜欲之物養生如葭葦不堅又始萌者取以扶形則足以自喪其生而已是鹵莽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

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誦其言實自令人悲痛

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句則所謂然與句然乎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

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太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殊面卽務面以比學

一先生之言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從之至死者

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邱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



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

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十七章

莊子 卷四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蓁
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
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
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陷而無所逃墮螭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啓沈
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
有僨然而道盡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
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
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
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
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鉞沒
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材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



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女躬矜與女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網之害大於知者猶魚之不知畏網也子瞻之解非是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遯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
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眾害
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
無降人則願塞其竇胞有重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
婦姑勃溪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
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謨稽乎諒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
句事果乎眾宜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靜默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盜可以止遽雖然若是
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
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
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
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
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
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
蹠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
與之言哉合寓言十
九為一章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七章 寓言一章正與荃者
節相續分篇者殊為不審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
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
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
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
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之書

凡託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為神農黃帝
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藉外論之
下六句解寓言意與己同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

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

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以

盛水而卮非水也言之中有道而言非道也不言而道
存則物自齊矣然知其齊者與世之所言不可得而齊
也故不得已而言以齊其不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
齊也故雖言而猶之無言

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齊物論何謂和之以天倪八十四字當在此天倪也下其章末忘年忘義與章首忘言正相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

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

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句復靈以生句鳴而當律句言而

當法句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句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謹立句定天下之定句已乎

已乎句吾且不得及彼乎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教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為孔子

故曰謝之若所未嘗言者乃所為孔子云也所以蓋有大本存焉受才於大本復善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為孔



子也還其天而已矣若夫當律當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豈孔子之謂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

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

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

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

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七年

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為死也勸句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恂而果然乎句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慝

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揆揆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女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莊子章義卷四

莊子章義卷五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十五章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
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
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
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

